

在《西行札达》中,各个队员的形象都被邓涛记录了下来。通过这些描述,也可以改变人们对古生物研究枯燥、无聊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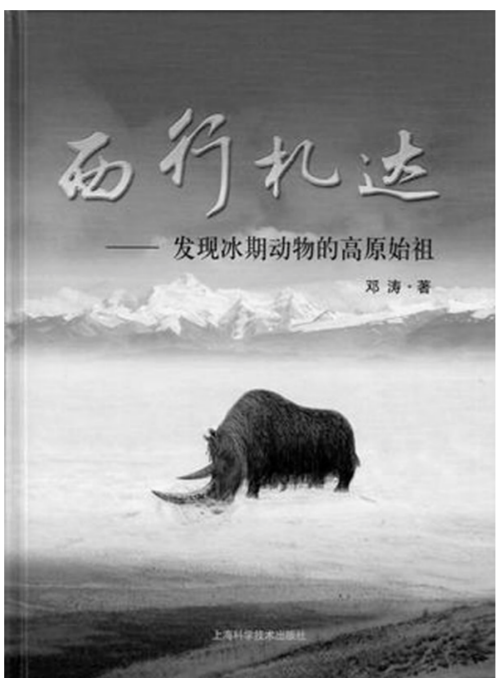
# 一群古生物学家的“旅行”

■本报记者 胡珉琦

去过阿里札达的人说,那里的霞光是最美丽的,霞光中的土林是最迷人的。而对古生物学家而言,土林中的动物化石是最珍贵的。不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邓涛根据最新一次札达考察记录写成的《西行札达——发现冰期动物的高原始祖》(下文简称《西行札达》)有些特别。这里记叙了一群古生物学家别开生面的一场旅行,沿途除了古生物化石,有藏羚羊、岩羊以及古格王国的远古遗存,还有霞光中披着僧袍的修行者以及飘扬着的天籁梵音。这个也许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地方,正是《西行札达》想要讲给你听的。

## “土林”魔力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在青藏高原上的几个盆地找到了一些动物化石。2001年,科学家沿着前辈的足迹进行新一轮的考察。2006年以后,终于将目光锁定在了札达这个神奇的地方。札达,意为“下游有草的地方”。它的南缘就是喜马拉雅山,几百万年前,山脉迅速抬升,分化也越来越强烈,因此,札达的湖盆里堆了很厚的沉积物。邓涛说,相较于大湖盆,从边缘到中间沉积物是倾斜的,小湖盆的沉积物堆积是水平的。直到有一天,象泉河从盆地穿过,切开了重重地层,形成大面积的露头和优良坡面。方圆近几百平方公里的札达盆地,放眼望去,都是高低错落、形态各异的“土林”。得天独厚的地层保存条件,让札达盆地也成为了古生物化石的富集区。团队相继发现了最原始的披毛犀和雪豹,还有札达三趾马、雪山豹鬣狗。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也让他们找到了第四纪冰期动物群、现代青藏高原动物群和北极动物群最初的起源地。邓涛以为,“正是这些发现,吸引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那里”。



《西行札达——发现冰期动物的高原始祖》,邓涛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 感受变迁

然而,每一次出发又总是矛盾重重。高原反应常常让人夜不能寐,更让团队担忧的就是感冒问题。一旦诱发肺水肿,需要及时治疗,更重要的是,好不容易计划的行程,随时可能终止。好在,原路人走到世界尽头的感觉,已经被相对更便利的生活设施所替代。搭帐篷、打手电、住车马店,一个月不洗澡的日子,难得再遇见。如今,有网络、有热水,卫生

条件也提升了,此外,从拉萨到阿里已经大路宽广,阿里甚至有了自己的机场。每一次到来,这座神圣的高原总有新的变化在等着他们。有些变化,似乎也让他们感到一丝丝担忧。“日喀则市内的变化太大了,越来越像一座内地的县城,没有什么特点。”但转念间,他还是释然的,“城市的变化让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我们依然看得到他们的坚持。”

## 他们的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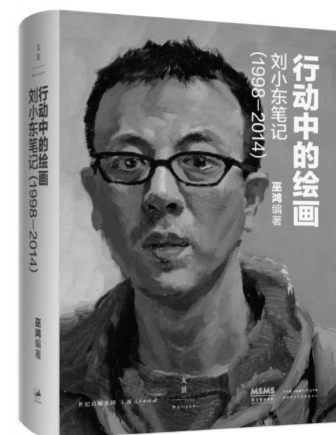
信仰让这个地方的文化与自然始终安然相处着。透过书中的照片可以发现,喜马拉雅鼠兔是生活在那里的一群萌物,它们常常在公路上蹦窜。邓涛说,车队的藏族司机为此极其小心,生怕轧到它们。有一次,司机看到一只受伤的鼠兔无法跳过一个坎,就把车停下来,帮助他们越过障碍,通过马路。还有一回,由于司机的误判,不小心轧死了一只鼠兔,他的内疚之情,大大超出了队员们的想象。“也许在普通人看来,他们的行为有些不可思议。但正是这种对生灵的敬畏,使得他们即便在生活最为困难的时候,也从不会主动伤害野生动物。”邓涛说,因为他们,我们才有机会再看到成群的藏羚羊,藏原羚。更让邓涛感动的是,沿途所在村落依然坚持用传统的石材和手工艺建造家园。藏族的男人们排好队型,用很小的工具一点一点夯实房顶,好似遵守着某种节奏,嘴里还高唱着只属于他们的歌曲,那声音就是天籁。藏族的女人们,衣衫风吹日晒,变成了土黄色,但从那依稀可见的花纹中,你却能看到千年不变的美学传统。即便是家中为你斟茶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杯子,也是沿袭了他们一贯的雕刻风格。

“透过《西行札达》,我们可以体会到,现代化的发展并不必然要牺牲文化的传承和对自然的保护。”邓涛认为。

## 我观察 我快乐

邓涛儿时的梦想,是到动物园去当熊猫饲养员。到了高考填报志愿时,一张古生物专业学生在海濱潮间带生物实习的照片吸引了他,便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专业,从此投身山野。直到现在,邓涛依然认为,做什么不重要,要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次野外考察,都让他觉得无比的快乐。在《西行札达》中,各个队员的形象都被邓涛记录了下来。也是通过这些描述,至少可以改变人们对于古生物研究枯燥、无聊的印象。按照邓涛的说法,队员们可以说个个“身怀绝技”。原来的地质地层是个连贯体,但由于地球变化非常剧烈,地层被打乱得面目全非。“这就好比一个瓷盘,摔坏了,还被人不断地踢上几脚。而我们要找到蛛丝马迹,把他们完整复原,简直跟破案侦查有一拼。”邓涛表示。而除了本职工作,队员们有的精通植物,有的对鸟类如数家珍,甚至只听声音便能辨别品种,还有的对佛教艺术品具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因此,一路上在象泉河边观鸟,在樟木镇观赏植物,在古格王国的废墟中寻找几个世纪前的壁画和造像……习惯于发现世界的他们,总是忍不住要去探个究竟。在邓涛看来,能够善于观察是他们的幸运。“遗憾的是,观察并不是大多数人喜欢做的一件事。”人们对于知识的追求变得过于功利。但是,认识自然也很重要。至少,走在观察的路上能让你感受到快乐。通过《西行札达》,也许读者能够体会,生活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

## 编辑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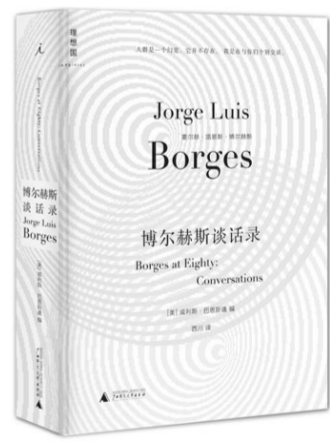
《行动中的绘画：刘小东日记 (1998-2014)》,巫鸿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将行动注入绘画,是刘小东十年来艺术创作的逻辑原点。2004年以来,刘小东奔赴世界各地,从三峡到和田,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他把绘画变成由创意、现场实施、展览流通组成的全过程。本书包含艺术家巫鸿对刘小东艺术道路的全景综述及访谈“睁大眼睛看现实”,并首次系统整理刘小东1998~2014年间17本笔记本的全部内容,反映出艺术家观察世界和艺术创作方法的持续性变化,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与历史原境。全书包含图片150余幅,其中作品近60幅。 栏目主持:喜平



《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法皮埃尔·阿多著,张卜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大约2500年前,据说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出了一句神秘莫测的话:“自然爱隐藏。”本书作者以头戴面纱的女神伊西斯这一寓意形象为线索,借鉴了古往今来思想家的工作,追溯了对赫拉克利特这句箴言的各种解释。从这些五花八门的解释和用法中逐渐发展出了两种对待自然的对立态度:一种是普罗米修斯态度或实验探索的态度,主张用技术揭开自然的面纱,揭示她的秘密;另一种是俄耳甫斯态度或沉思的、诗意的态度,认为像这样去剥去地球的遮掩是一种严重的侵犯和罪过。而从18世纪末开始,伊西斯的面纱渐渐不再指自然的秘密,而是指存在的神秘。皮埃尔·阿多(1922~2010),法国哲学家、哲学史家,他是福柯最欣赏的哲学家之一。他强调古代哲学并非一套理论学说,而是一种与生命品质密切相关的灵性修炼。本书是作者40多年思考的总结。



《博尔赫斯谈话录》,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成利斯·巴恩斯通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1976年,博尔赫斯在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生平与创作的对话活动。1980年春,他作为帕登教授重返印第安纳,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还访问了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一路上边走边谈。本书为这两次美国之行中接受访谈的记录合集,共11篇对话,涉及博尔赫斯对时代、宗教、哲学、文学和写作的诸多观点。本书为博尔赫斯、巴恩斯通、西川三位诗人一次跨越时空和语言的诗艺合作。西川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译介博尔赫斯,20年后重校精译,修订新版。编者巴恩斯通30年后新作“后记”,重新评价博尔赫斯的文学遗产。



《假如人生是一场游戏》,尔·莱波雷著,王岑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9月出版

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网易视频《哈佛大学公开课:立大志》系列的主讲人之一,她还是《纽约客》特约撰稿人,本书正是作者在《纽约客》专栏文章集结而成。作者学识渊博,善于旁征博引,本书涉及文学、哲学、电影等领域,人物众多,但条理始终清晰。大发现时代、进化论和太空时代的出现,让人们生命的看法变得多元。

# 让孩子在合适的时间读合适的书

■本报记者 张文静

提起孩子应该阅读的图书,不少家长可能会脱口而出“四大名著”或者《安徒生童话》,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书可挑选,什么样的书又更适合孩子当前的年龄,相信不少人会为此感到困惑。事实确实如此。在我国,这些年每年出版的图书有近40万种,其中少儿读物约4万种,长销的书还有数十万种。在这样浩如烟海的图书中,究竟哪些书最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阅读,确实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在阅读重要性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当下,如何科学地选择图书就成为了当务之急。人们需要一份系统、权威、科学和公正的阅读书单,而这也是《中国人阅读书目》编写人员编撰这套丛书的初衷。目前,该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分别针对幼儿、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四本基础阅读书目,每本书目介绍了100本适合此年龄段群体阅读的图书。对于该书的特点,该丛书副主编朱寅年强调了其基础性。“所谓基础阅读书目,是指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最应当阅读的100本书,这是最低的阅读量。”朱寅年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这些书在层次和主题结构上比较均衡,可以增强孩子的基础知识和阅读素养。在此书目基础上,不同的孩子可以根据自己情况进行延伸阅读。所以,除了推荐理由、故事概要和阅读建议外,我们还对有些书增加了延伸阅读的推荐。”正由于是为孩子提供打基础的阅读书目,所以编写者更为谨慎,要保证其科学性和系统性。为此,该丛书编写委员会邀请了百余

位来自科学、文学和人文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历时三年,在经过十几次修改后终于完成了这份书目。“最初觉得做书单应该很简单,但一旦按照各种原则去做的时候,发现还是挺难的,特别是这种基础书目。”朱寅年介绍说,在成书的过程中,参与的专家多次开会讨论。书目出来后,他们还不断地向研制组之外的专家征求意见,最后还举行专家论证会。“我们还与腾讯网进行合作,将初步编写的书目公布在网上,让大家投票,每次都收回十几万份数据进行分析。”朱寅年介绍说,“此外,我们还进行实地考察,找一些不同地区和层次学校,让学生试读。如果某本书只有一些阅读素养较好的孩子能阅读和理解,也是不行的,我们要推荐的是适合大多数孩子的书。”除了区分年龄段外,编写者还注重结构的均衡。“这些书分为科学、文学和人文三大类,每一类中还要再选主题,包括爱、感恩、责任和勇敢以及环保、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等重要的主题是必须要有的。每一类主题都有一到两本最好的、最适合该年龄段群体的图书推荐给大家。可以说,“营养价值”比较均衡。”朱寅年介绍说。在书目研制过程中,除了基本的理念和原则不变外,编写者根据不同年龄段群体的特点,也会有不同的侧重。“以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来说,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推荐作品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要追求至真、至善和至美。”朱寅年说道,“同时,在选择图书时,我们要既尊重孩子的兴趣又强调书目的引导性,既尊重市场的选择又强调作品的经典性,既关注作品的趣味性又强调作品中形而上的思考,既凸显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要强调孩子作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现代观念,既强调共读、共写、共同生活又尊重孩子的自主选择。”“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孩子,这些书不能违反教育规律和孩子的心理状态,我们重视孩子在其中的参与度,目的是要让孩子与老师、家长共同走进阅读中去。”朱寅年希望,通过列举出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书目,并注重孩子成长过程中书目的衔接,这套《中国人阅读书目》能够形成一张网,让孩子能在合适的阶段读到最合适的书,“把最美好的图书给最美好的年纪”。

## 阅读分享

### 韩世辉谈《共情时代》：共情从哪儿来

■本报记者 王俊宁

今年下半年,美国科幻电影《猩球崛起:黎明之战》曾在中国掀起了一轮观影狂潮。这部承接2011年《猩球崛起》的续集之作在赢得一片赞誉的同时,也再次掀起了猩猩与人类一较高低的讨论。很多人会问,猩猩是否真的如电影里那样有思想,是否同人一样有复杂的情感共鸣等等。在荷兰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著作《共情时代》里,你也许会找到答案。

#### 黑猩猩也有共情

“共情”由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英文对应单词是Empathy,是指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感受的能力。研究认为,人类也包括很多动物,能够感知他者、能够携手合作、能够援助弱者、能够相濡以沫等皆因为共情机制的存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韩世辉解释什么是“共情”时说:“当我们看到有人摔倒、被刺等情景时,心理会出现不适,会对对方的遭遇感到同情甚至难过。需要指出的是,共情通常是在人与人交往中发生的一种积极的感受能力,是一种正能量的感同身受。”韩世辉介绍,弗朗斯·德瓦尔的《共情时代》是从生物学上解读“共情”。1975年,还是博士生的德瓦尔在荷兰的阿纳姆皇家博格斯特动物园开展了他的第一个大项目:研究动物园里的黑猩猩群体。这个项目延续了整整六年,其结果不但奠定了他未来的研究方向,也完全改变了人们对黑猩猩的固有印象。作为第一个把动物当成有意识和情感的生物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共情时代》的诞生,即是德瓦尔试图为共情“正名”,让人们关注共情并非人类所特有。德瓦尔在观察黑猩猩的过程中发现,猩猩也会互相安慰。他认为要安慰他人,就需要了解他人的情绪,也就是共情。后来,德瓦尔又注意到动物中的利他行为——当考虑到通过拉动物一条链子得到食物会让同伴遭电击,恒河猴宁愿自己饿好几天。他认为“这应该是人类道德的开始”。



韩世辉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感觉经验、文化经验、社会纽带关系和基因如何影响人的社会认知(包括自我识别、自我参照加工、痛觉共情、死亡意识等)及神经机制。

共情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共情是有很强的社会性的,或者说共情的“触发”其实也是有条件的。“同样是看到有人受伤,如果你认识他,甚至是你的家人和朋友,你的共情就很强烈。”韩世辉进一步补充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医生一般不会为家人、朋友做手术,因为他们共情太强烈,会影响行为和判断。”“德瓦尔主张道德是进化的产物。”韩世辉说,“不过除了情感基础,道德还受社会压力和自己判断能力的影响。无论怎样,共情作为人类众多情感中的一个,在教育、道德、法律等复杂社会问题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共情里的‘理解与分享’也是和谐与幸福生活的基础。”



《中国人阅读书目》(1~2册),朱永新、王林主编,新闻阅读研究所研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中国人阅读书目》(3~4册),朱永新、李希贵主编,新闻阅读研究所、北京十一学校研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